



宋學士文集卷第八

鑿坡集卷第八 即翰苑前集

白雲稟序

劉勰論文有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文檄則春秋為之根嗚呼為此說者固知文本乎經而濂猶謂其有未盡焉何也易之彖象有韻者即詩之屬周頌敷陳而不協音者非近於書歟書之禹貢顧命即序紀之宗禮之檀弓樂記非論說之極精者歟况春秋謹嚴諸經之體又無所不兼之歟錯綜而推則五經各備文之衆法非可以一事而指名也蓋蒼然在上者天也天不能言而聖人代之經乃聖人所定實猶天然日月星辰之昭布山川草木之森列莫不繫焉覆焉皆一氣周流而融通之苟欲強索而分配非愚則惑矣夫經之所包廣大如斯世之學文者其可不尊之以為法乎吾友朱先生伯賢以純篤之資而留意於辭章先秦兩漢



以至近代諸文無不周覽用功之久灼見其是非之真復取  
近正無疵者聚而為書蠅頭細字動至數十大冊時出而諷  
詠之已而嘆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玩培塿之卑而忽嵩華  
之高乎乃復致力於經功益倍於前時越數歲胸中浩然若  
有所得操觚書之凡陰陽盈虛之運民物倫品之理萬彙屈  
伸之變皆隨事而著源源乎罔知其所窮且其為體多而不  
冗簡而有度神氣流動而精魄蒼勁誠可謂粲然藻火之章  
矣濂之有志為文不下於伯賢古今諸文章大家亦多究心  
及游黃文獻公門公誨之曰學文以六經為根本遷固二史  
為波瀾二史姑遲遲盍先從事於經乎濂取而溫繹之不知  
有寒暑晝夜今已四十春秋矣用心之苦雖與伯賢同而伯  
賢之所造詣濂固不能窺見其髣髴也然而太上立德其次  
即立言立言甚非易也自孟子以來致力於是者非不多求  
其可與經並傳者春陵周元公一人而已元公之言曰文所

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是則文者非  
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由其心與道一道與天一故出  
言無非經也元公豈嘗拘拘學為文哉濂與伯賢又當共勗  
之可也伯賢以白雲橐若干卷請余序濂故具論之使知伯  
賢之文壹以經為本而蹈襲近代以為美者其尚有所發也  
哉伯賢名右天台人著書甚多所謂春秋類編三史鈎玄秦  
漢文衡深衣考邾子世家傳皆別行

贈醫師周漢卿序

余聞松陽周君漢卿以醫名者久矣一日余婿鄭叔鞞復來  
青蘿山中述其詳曰周君之醫精甚他固不能知姑即士君  
子所常道者言之括蒼蔣仲良左目為馬所蹄其睛突出懸  
如桃羣工相顧曰是系絡既損法當督周君笑不荅以神膏  
封之越三日目如初華川陳明遠患瞽者十齡百藥屢嘗而  
不見效自分為殘人周君視之曰是瞽雖在內尚可治用鍼



從獸入睛背掩其翳下之目欽然辯五色陳以為神武成男  
子病胃痛當痛不可忍嚙齒刺刺作聲或奮擲乞死弗之得  
他鑿用大攻湯汗皆不損周君以藥納鼻竅中俄大吐吐出  
赤蟲尺餘口眼咸具痛即止東白馬氏婦有姪歷年四月不  
產形瘠廋且黑周君脉之曰非孕也乃為妖氣之所乘耳以  
藥下之一物如金魚疾旋已永康應童嬰腹疾恒痾儂行久  
不伸周君解裳視之氣衝起腹間者二其大如餅周君刺其  
一魄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稍按摩之氣盡解平趨無畱行  
長山徐姬遘驚疾初發手足顫掉褫去裳衣羸而奔或歌或  
哭或牽曳如舞木偶粗工見之吐舌走以為鬼彫所惑周君  
獨刺其十指端出血已而安虎林黃氏女生瘰癧環頸及腋  
凡十九竅竅破白瀋出右手拘攣不可動體火熱家人咸憂  
趣匠製棺衾周君為剔竅毋長二寸其餘以火次第烙數日  
成痂痂脫如恒人於越揚翁項有疣其鉅類瓜因醉仆階下

流潰血源源流凡疣破血出弗休必殺人他醫辭不進周君  
用劑糝其穴血即止烏傷陳氏子腹有由隱起捫之如罌紋  
以為奔豚或以為癥瘕周君曰脉洪且訖癰發於腸也即用  
燔針如筴者刺入三寸餘膿隨針射出其流有聲愈搗藥黃  
生背善曲杖而行人以風治之周君曰非風也血澁不通也  
為刺兩足崑崙穴項之投杖而去其醫之甚精如此薦紳先  
生宜有以褒之揚之敢以序文為請余惟古之神鑿一撥見  
病之應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決脉結筋搦髓搢荒爪募  
以為治所謂鍊精易形者也今則人誰知之其次則湯液體  
醢斃石橋引案抗毒熨之法耳是法亦絕不傳其僅存於世  
者往往不能用用或乖戾以致天闕而傷生者多矣夫醫者  
民命所繫一投凡之間一授箴之際則安危由此而分何可  
不致謹於斯邪昔司馬遷立倉公列傳其所治自齊侍御史  
而下凡十有餘人皆歷疏其病狀辭雖繁而不殺者其意蓋



有見於此也余敢竊取斯義備以叔鞞所述序次成文以遺周君又安知他日脩史傳者無采於余之言哉余耄矣且有脾衲吐涎日二三升蔓延將四稔叔鞞尚邀周君以起余之疾者乎

田氏哀慕詩集引

孔子刪詩南陔白華皆存之而弗削者以其能孝也南陔之詩序言孝子相戒以養意者孝子之所自作交相勸勉而盡其事親之誠至白華之詩乃謂詩子之潔白潔白則其行之純可知豈非人美之而賦是詩者邪雖有在人在已之殊所以咏歌其志而鼓舞以為文勸者其益不既大哉惜乎有其義而亡其辭也同郡田君奐篤美有馴行其母徐氏卒哀踊慟哭將欲無生既塋遑遑焉如有求而弗獲人勸其還舍奐號曰吾母在此吾奈何離母而去也因結廬墓側而依焉人復勸之曰廬墓非古也奐曰吾恨不死從吾母於地下古

與非古吾弗暇計也於是復作為詩歌以自勉寢苦枕塊疏食水飲終三年而後歸鄉之士大夫與鉅公碩士聞之咸為太息亦作為篇翰以美之歲積月增遂成卷帙其婦公陳君本心曰是不可以無傳也將刻諸文梓不遠三百里來青蘿山中而以首簡授余序作者之意余疾病纏綿之餘凡以文為屬者必固閉而力拒之而其請至於三五而不倦因嘆曰夫孝如奐者是亦足稱也卷中諸詩豐縟而紆徐粹雅而冲和固皆一時之傑作苟謂其有合於南陔白華之旨我則不敢知設當孔子之時其刪去與否我亦不敢知此無他二詩之辭既亡縱欲徵之而不可得也雖然孝者天之經地之義無古無今無長無幼無貴無賤有不可得而變易者人能咏歌之而鼓舞之雖孔子復生吾知其或將存之矣是時之傳他日被之管絃諧諸金石使聞之者津津以喜會之者欣欣以勸則為移風易俗之益又豈小哉其視締辭繪句道淫而



宣驕者何如也

古鼎和上四會語錄序贊

古鼎禪宗銘公以臨濟十七世孫四坐道場為黑白之所宗仰一旦祝釐江潮省垣現白光三道丞相康里公見之極加敬禮未幾將示寂語其徒曰觀世音蓮臺至矣安坐而逝及火化舌根齒牙數珠俱不壞五色舍利燦爛無數國史危先生已撫其行業為文勒碑而四會語未有有序之者師之得法上首今天界禪師西白金公屬濂作之濂覽已合爪言曰是真正語是不著有無語是電轟電掃語學者隨所悟入如慈雲徧覆法雨普沾小大根莖皆獲生成非入正知免具大力量者孰能與於此嗚呼世安復有斯人乎哉非謂果無之也求其真淳無偽者師者鮮也濂既為叙其事復歆豔之歆豔之不足復作伽陀一章贊之其辭曰

我觀我師四會語一言一句皆真實河沙妙義總含藏其中

無餘亦無欠及至能所齊泐時欲覓片言不可得有如十萬虛空界種種色相皆現前或飛或潛或動植以至洪纖高下等枯榮生死及崩竭了然不染虛空相而亦不出於虛空真相如如不動故師昔嘗登寂照場耳邊一喝三日聾惟聾故使功用絕絕後通身皆是耳自茲出世入翁洲翁洲海水亦生耳但聞魚龍哮吼聲即使波濤增洶湧繼升補陀洛迦山合掌問訊觀世音目能觀色耳聞聲音聲何獨以目觀不知本來無耳目見所不見聞不聞盡大千界無礙者中天竺國凌霄峯所談妙法皆如是只因妙法法難思結集已落第二義眉間放出白毫光七寶蓮臺向空至此皆遊戲神通事於師之道不相攝師之道大不思議千古贊嘆莫能盡姑以第二門中觀可以洗空於結習可以觸動於悟機可以速證於菩提是宜流通於世間視如照耀光明幢我言或誣有如水

用明禪師文集序



昔者蘇文忠公與道潛師游日稱譽之故一時及門之士若秦太虛晁補之黃魯直張文潛輩亦皆頌交於潛師相與唱和於風月寂寥之鄉宛如同聲之相應同氣之相求者有識之士疑之則以謂潛師游方之外者也其措心積慮皆與吾道殊初不可以強而同文忠公百世士及其門者亦英偉非常之流其於方內之學者尚不輕與之進何獨於潛師皆推許之而不置邪殊不知潛師能文辭發於秀句如芙蓉出水亭亭倚風不露塵土而其為人脫略世機不為浮累所縛有如其詩此其所以見稱於君子而其遺芳直至於今而不銷歇也歟四明永樂用明調公蚤從月江印公究達摩氏單傳之旨踰十餘年不懈自覺有所悟入一旦忽慨然曰世諦文字無非第一義吾可以不求之乎於是形之於詩皆古雅俊逸可玩已而著為文辭章句整而不亂言辭暢而不澁論議正而不阿聲名籍籍起羣公問會先師黃文獻公游浙水西

用明橐其所作來見復成詩八十韻以為贊黃公讀已大加稱賞遂日與黃公游及其東還烏傷用明又賦詩餞之黃公因造序文一篇以遺用明其聲氣之同蓋翕如也今年春余奉詔來京師總脩元史適與用明會於龍河佛舍用明出詩文各一鉅冊示余曰子黃公之高第弟子也蓋為我序其首嗟夫黃公以道德文辭高出一世固當代之文忠公而吾用明之作亦何愧於潛師顧余視黃秦晁張諸君曾不足以供洒掃之役何敢為用明序乎獨念及黃公之門三十餘年知用明受知為深幸與用明交亦似無間諸君之於潛師者序蓋不得不作也雖然大圓鏡中無一物不攝初無一物可攝實有非世諦文字之所能解此蓋用明與月江講之熟矣奚俟余言哉如憶其鄙見以為叙使後之讀者知古今人未嘗不同不特文忠公之與潛師而已也

水雲亭小橐序



余在金華山中觀蛻岩張先生集有跋夢堂噩公用堂榷公  
吳中唱和卷後其言曰詩家家寥寥叢林有人殆與唐皎宋潛  
方駕余竊以謂夢堂之詩幸已見其一二矣而不知用堂所  
賦為何如意其必高爽而絕塵者乎不然先生何為以如晦  
寡擬之也及來南京獲與用堂會於護龍河上間出詩文  
一帙所謂水雲亭小橐者俾余序之非惟其詩可稱道如先  
生所云其文亦深穩平實而多言外之趣因竊自嘆方外之  
人其用志不分乃能如斯之工也或謂余曰達摩氏西來其  
所傳者心法而已矣何以詩文為哉予所取於用堂者淺矣  
嗚呼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昔我三界大師金口所宣諸經所  
謂長行即序事之類所謂偈頌即比賦之屬汪洋盛大反覆  
開演天地日月山川草木城邑人物飛仙鬼趣羽毛鱗甲莫  
不攝入故後世尊之號曰文佛如此而能文吾惟恐其不能  
文也大師姑置之不敢妄論次而毗尼諸聖暨天親無著

台衡清涼諸師或結集羯摩律文或造為百法等論或撰為  
大經義疏卷軸繁夥汗牛充棟使其不能文其果能致是乎  
諸師又且置之至於近代尊宿如明教之嵩寶覺之洪北礪  
之簡無文之粲咸私宗樹教作為文辭其書滿家殆不可以  
一二數也嗚呼使無若而人佛法果能光明俊偉有若今日  
否乎所謂傳心之法固在於所當急而一切棄文而弗講吾  
未見其可也若夫拈花摘豔勸淫盡俗者之為則當斥而棄  
之爾余之有取於用堂者夫豈淺淺者哉抑余聞實際理地  
一法不立本真獨露迥脫根塵徧覆大千不見其大退藏於  
密不見其小一涉有為即成剝法况所謂文辭者哉吾知用  
堂現沙門身應世間相一念不生直超三界其志蓋甚大也  
寄情翰墨不過遊戲而已苟以區區之迹觀之則幾於惑者  
也唐皎宋潛云乎哉用堂族陳氏古靈先生之諸孫今居四  
明嘗掌內記雙徑已而分坐說法緇素咸服出世鄣之護聖



奉化之清泰凡禪林若古鼎銘公咲隱訢公斷江恩公儒林  
若袁文清公揭文安公黃文獻公皆嘗參叩及交游云

送天淵禪師濬公還四明序

文辭之美者見之於世何其鮮哉非文辭之鮮也作之者雖  
精而知之者未必真知之者固審而揚之者未必至此其每  
相值而不相成唐有柳儀曹而浩初之文始著宋無歐陽少  
師而祕演之名未必能傳至于今蓋理勢之必然初不待燭  
照龜卜而後知之也嗟夫浩初祕演何代無之其不白於當  
時卒隨煙霞變滅而無餘者豈有它哉由其不遇夫二公故  
然爾此余讀天淵師之所作其有感於中矣乎天淵名清濬  
台之黃岩人古鼎銘公之入室弟子嘗司內記雙徑說法於  
四明之萬壽近歸隱於清雷峯中蓋法筵之龍象也余初未  
能識天淵見其所裁輿地圖縱橫僅尺有咫而山川州郡彪  
然在列余固已竒其為人而未知其能詩也已而有傳之者

味冲澹而氣豐腴得昔人句外之趣余固已知其能詩而猶  
未知其能文也今年春偶與天淵會于建業因相與論文其  
辯博而明捷寶箴啓而琛貝焜煌也雲漢成章而日星昭煥  
也長江萬里風利水駛龍驤之舟藉之以馳也因徵其近製  
數篇讀之皆珠圓玉潔而法度謹嚴余愈竒其為人傳之禁  
林禁林諸公多嘆賞之余竊以謂天淵之才未必下於祕演  
浩初其隱伏東海之濱而未能大顯者以世無儀曹與少師  
也人恒言文辭之美者蓋鮮嗚呼其果鮮乎哉方今四海會  
同文治聿興將有如二公者出荷斯文之任倘見天淵所作  
必亟稱之浩初祕演當不專美於前矣或者則曰天淵浮屠  
氏也浮屠之法以天地萬物為幻化况所謂詩若文乎是固  
然矣一性之中無一物不該無一事不統其大無外其小無  
內誠不可離而為二苟如所言則性外有餘物矣人以天淵  
為象為龍此非所以言之也天淵將東還賢士大夫多留之



留之不得咏歌以別之以余與天淵相知尤深也請序而送之

### 送覺初禪師還江心序

往時有大比丘孚中信公以松源五傳之學提唱護龍河上覺初思公實與之分坐說法鑪翰宏施烹凡煨聖機鋒所觸扶颯奔霆四衆歸依如水赴海曾未幾何孚中示寂覺初乃出世於建業之聖泉遷永嘉之雅山法道亦既大行於時已而江心虛席若牧守若戍將若賢士大夫僉以謂江心古叢林思陵昔日駐蹕之地其名列在江南十刹非有名德如覺初不足以厭服人心各具書疏以延致覺初覺初以慈憫故亦起而赴之及我皇上正位宸極隆興佛乘開善世院於大天界寺置統領副統 贊教紀化等員海內諸名山悉隸之掄選有禪行涉資級者俾為之主其非才而冒充者斥之於是循例為江心擇賢然終無踰於覺初者統領遂合群議

仍請覺初居其職會余奉 詔總脩元史來南京覺初亦振錫自江心而至握手共語情蓋懽如也覺初一旦忽來別曰吾將還江心子可無一言以贈乎嗚呼大雄氏之道頓與漸之謂也以漸言之初臨十信伏三界見思煩惱外凡之位也次至十住位斷見思惑兼斷界內塵沙及伏界外塵沙用後假入空觀次至十行位斷界外塵沙用後空入假觀次至十回向位則伏無明而習中觀已上之種三十通為三賢內凡之位也次至十地位各斷一品無明證一分中道入等覺位又破一品無明入妙覺位至於妙覺始名為佛以類言之則不階等第直造心源圓妙如如超出三界無煩惱可斷無真乘可證無法門可學無衆生可度此心即佛彼佛即心不去不來忘內忘外不可以形相求不可以方所拘也大抵教中所攝頓漸兼收教外單傳頓為禪旨如來五時所說及拈花微笑無非共一妙用第以根有利鈍之殊故其機有遲速之



異耳奈何末流之弊二家角立互相詆訶夫豈佛意也哉頗聞字中雖參向上一乘日誦法華七卷致感異香滿室不散覺初於禪寂之餘亦留心於教相為人演說弗置是皆不徇一偏而將歸於大同者也敢以此為說以贈覺初覺初其以為然乎否乎雖然大雄氏之道不絕如綫扶持而振起之非吾覺初是屬將誰屬邪覺初之還也布大法雲震大法雷澍大法雨使小大根莖無不霑潤豈不弘且偉歟覺初宜憂法道之衰而思日勉焉可也他日余幸杖策東歸訪覺初於海濱升孤之亭步海月之堂見月色與海光同一清淨余與覺初又當相視一笑嗒然而相忘也是為序

雪窓禪師語錄序

或問於余曰菩提達摩西來以不立文字為宗蓋欲掃空諸相直究本心而趨真實覺地者也名山宿德何莫非達摩之子孫為之徒者因其說法往往編以成書號曰語錄無乃與不立文字之旨相戾乎曰非是之謂也扶衰救弊各隨其時節因緣有不可執一而論者矣昔我三界大師演說大小乘諸經其弟子結集為脩多羅藏至繁且多也復慮後之人溺於見解而反為心累故以正法眼藏付於摩訶迦葉拈華微咲之間無上甚深妙法含攝無餘此亦化導之一法門耳非真謂康野苑至跋提河所言皆當棄之也不然如來自兜率下生何不即以單傳直指示人顧乃諄復勸誘而弗置之邪去佛既遠學者纏繞名義不能出離誠有如如來之所慮者達摩出而救之故取迦葉微咲之旨專以示人蓋亦有所甚不得已焉尔育王禪師以三昧力入智慧海初說法於白馬寺繼遷開元已而住阿育王山兼領天童寺事四會之間緇素翕集所以啓人天龍鬼之聽屹立不遷如真正幢涉險度危類大法船若見若聞皆獲利濟至若垂三語以驗來學又如臨萬仞懸崖撒手而立非上根大器豈易入其閫奧者哉



虞文靖公贊師之語謂為佛果一枝鳳毛麟角者其言良可信不誣也師入滅之十四年其上首弟子象先與公月徑滿公以所錄語徵余為之序余故舉扶衰救弊各隨其時節因緣者言之於以見達摩之宗非有違於先佛諸師之錄非有違於達摩其事雖殊理則同也有若禪師此錄之行後有因語言而入者雖不得見師而師之惠利所及益遠矣雖然靈妙一真直超三界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雖無物之不攝欲求一物了不可得于斯時也無煩惱可除無法門可學無衆生可度無佛道可成尚何有言語文字之足論哉觀斯錄者又當於是而求之人能於是求之始於禪師之道與有聞矣禪師名悟光字公實姓楊氏別號曰雪窓成都之新都人

南堂禪師語錄序

予壯齡時與千巖長公為方外交千巖以南堂禪師偈贊示余余讀之驚曰是有所證悟者之言也絕枝蔓去町畦而不墮於情識之境不意大法凋零而能見斯人哉千巖以余言為然當時之所見僅一二章耳自時厥後或吳或楚或梁宋或魯衛名僧開示多有謁余滎陽江之上者余既見輒問見南堂否曰見之曰有何言遂各解囊相示見漸多則其心慕之為愈至及來京師其弟子祖瀟海壽復持三會語畀余而求為之序讀之連日因獲盡其大觀焉嗚呼據獅子坐演如來法其任甚不輕也在他人為之東剽西剝拈綴成篇而推鑿之痕故在師則混融無迹不異雲流而天空者矣在他人為之拘滯一隅動輒有礙或得乎此竟遺於彼師於殺活之機縱橫皆自如矣在他人為之氣索神沮不自振拔而無以應來學之求師乃圓滿充足覃及於諸方矣有若師者其所造詣誠非凡情之可度量哉夫以少林西來惟究心源言辭直截初無隱晦傳至大鑿忍為世諦流布不得不祕護而密持之歷代碩師隨時升降慈憫峻厲各立戶庭其接引雖若



有不同所以祛逐妄緣而挽入正塗者則一而已矣迨及宋季尚竒騁異背其師授而派於頗僻者漸多有之君子言之未嘗不為之太息師能循蹈矩矱惟祖武是繩提唱真乘使人復見大鑒遺意其扶樹正宗之功夫豈小哉余之慕師非一日鉅細之辭皆獲觀焉故知師為獨深而謂非他人之所能及然可惜者師之名位不滿於德使其說法五山布鬣黷之慈雲澍滂沱之教雨則其功遠被又不止今之所見而已雖然名外也非內也德內也非外也師內重而外輕者也苟以在外者之崇庠以為在內者之低昂是不知師者也師之行業余既詳書成記勒之堅珉復為讀斯錄者著其說如此千岩在定光中又未必不以余言為然也師諱清欲字了庵南堂其號也族姓朱氏台之臨海人嘗住開福本覺靈岩三禪刹云

送季芳聯上人東還四明序

吾佛之學明心而已矣然心未易明也結習之所膠滯根塵之所蓋纏沉冥於欲塗顛倒於暗室而不能自知必處乎重山密林之中木茹澗飲絕去外緣而直趨一真之境水漂麥而不顧雷破柱而弗驚久之馴熟忽然頓悟大地山河咸作碧流離色能如是不可謂無所證入矣然恐墮於空寂未敢自信又必擔簦裹糧不遠數百千里求明師而證之機鋒交觸如短兵相接失眠之頃輒至喪身失命及其印可已定退藏於密如護明珠須臾不敢忘去然而脩多羅藏其多至於五千四十八卷大無不包細無不統其可委之為勝語耶又必出司箴鑰晝夜研窮之而畢知其說證之於言驗之於心既無分毫之不同矣於是不得已出世度人續佛慧命其階級之不素功用之甚嚴乃如此奈之何今之執法柄者或不能皆然也余方為之浩歎不止有若季芳上人其蓋有以起余者哉季芳名道聯鄞人也幼讀傳書窮理命之學長依薦



巖義公脩沙門行尋掌內記於大天界寺遂嗣法於淨覺禪師矩度雍容進退咸有恒則蓋溫然如玉者也叢林之中咸器重之或挽其為住持事則謙然不敢當且曰我心學未能盡明也三乘十二分之說亦未能盡通也我歸四明山中求諸已而已矣嗚呼若吾季芳之才之美如此苟使之主一刹而領四衆焉何不可者而乃退然不居則夫不及季芳而奔競欲得者為難言矣季芳行哉臨濟之子孫多有隱于鄮山鄞水之間季芳尚即而求之探古佛之真如緒諸經之妙義證入無量薩婆若海江南十刹諸名山當有遲吾季芳來說法者季芳雖欲自謙退不可得矣季芳行哉

送用明上人還四明序

佛之書其藏有三曰脩多羅藏曰毗尼藏曰阿毗曇藏此則華言所謂經律論者也經則諸佛及菩薩天仙皆可演說論則諸賢聖僧皆可著撰惟律非如來金口所宣則有所不可

者故自文殊以降不敢贊一辭逮於雙林入滅結集成藏而優波離尊者復口誦聖言十過衆證無差然後宣布其慎重而不輕也蓋如此然而中夏初未之聞也自曇柯羅持僧祇戒本來洛陽始知有律文又至唐之澄照師作戒疏羯磨疏諸書而律學大傳於天下謂之行事防非止惡之宗真悟師起於宋慶曆間復著會正記十二本以弘澄照之旨嗣真悟而興起者則有大智師焉復以法華開顯圓意造資持記雖與會正稍殊亦無非推明澄照之說而求合乎先佛之制嗚呼律學之難明也久矣自非三師者出而恢弘之其有不失靈山之遺教乎有其人則有其政又豈無望後來之法嗣乎用明上人本諸暨楊氏子素稱儒宦之族自幼從叔父白石琪公遊四明遂令捨家於慈溪崇福寺別江舟公毓以為法孫別江能窮法華三觀十乘之旨歲為長期率同袍三十人而暗誦之得上人以為能繼其志極愛之而弗忘復命出湖





原件短缺



心廣福寺後師而受律文大義所謂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二不定三十尼薩耆九十波逸提四波羅提提舍尼一百衆學七滅諍大乘梵網經十重四十八輕等文皆欲習而通之及典事之久遷靈芝懺司之職今年之春與予胥會南京其威儀之雅問學之佳既足以動人視聽而遊戲篇翰亦皆清逸有可玩者淨覺大師以碩望宿德為釋子所宗亦以上人為法器俾出世於菩提律寺上人將還四明徵予言以為贈予謂律文大義有三師之述作在焉毋事乎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然而律主於戒能戒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慧是則戒者作佛之階梯濟人之舟航也可不務乎律之義雖明而所謂持犯開遮之說誰復講而行之為其徒者亦可以永嘆矣上人年甚茂志甚大其進未易量也幸勿安於卑近惑於旁岐恪然以三師之道自期則異日律學之再興者又安知不在於上人乎亦在上人自勉之而已予老且多病率尔

持左券相授器度脗合無差爽者寂照在四傳之餘復能克肖前人誠所謂世濟其美者然而諸師證入雖有不同其上接西來宗旨使人離垢氛而發精明者則一而也矣寂照之弟子楚石禪師蚤以穎悟之姿銳意於道一時名德若晦機若虛谷若雲外爭欲令出坐下師皆謝之惟詣寂照之室反覆參叩一聞鼓鳴羣疑冰消世間萬物總總林林皆能助發真常之機自是六座道場說法度人嬉笑怒罵無非佛事至於現實樓閣及種種莊嚴導彼未法因相生悟其與一實境界未嘗違背聲聞之起水涌山出迨世緣將盡顏色不異常時翛然坐脫如返故廬則其俊偉光明較於恃口給而昧心學者其果何如也哉嗚呼大慧之道至矣自它宗言之執持正法作獅王哮吼者固往往有其人第近年以來傳者失真瀾倒波隨所趣日下司法柄之士復輕加印可致使魚目渾珠揚眉瞬目之頃輒曰彼已悟矣何其易悟哉人遂誦之為



輒子之印非特此也五家宗要歷抄而熟記之曰此為臨濟此為曹洞法眼此為瀉仰雲門不問傳之絕續設為活機如此問者即如此答多至十餘轉語以取辦於口名之曰傳公案若是者皆見棄於師者也今觀師之六會語小入無內大入無外機用真切無愧先德唯具金剛眼者有以知余言之有在也余耄矣厄於索文者繁多力固拒之此獨樂序之而弗寘者憫魔說之害教表正傳以勵世也師諱梵琦其字楚石行業之詳則備見塔銘中其來徵序者得法上首瑩中獻公也

宋學士文集卷第八

鑾坡集卷第八

宋學士文集卷第九

鑾坡集卷第九 即翰苑集

劉彬卿傳

劉彬卿名文質彬卿其字也姓劉氏其遠祖仁贍仕南唐以忠節著子孫居袁者遷于豫章今為豫章人彬卿讀書不泥章句務在躬行年踰三十擔簦走燕都燕都貴人一見爭相引重薦為太師國王府儒學正陞教授皆不赴除承懿寺照磨曾未幾何改繕工司照磨貢新麪上京彬卿旦夕視惟謹諸司同行者以入兩紅腐絰於吏議惟彬卿獨否帝與后妃太子皆賜之衣衣凡五襲人為彬卿榮彬卿曰吾敬君之道當爾也轉詹事院管勾府正司典簿壽福都總管府經歷中書左丞史克新戊遼陽時江南餉道絕各屯田以食軍士食且不給廷議欲徵其米五萬石人難之不敢往彬卿毅然請行初至軍有欲害之者彬卿色不變置置為陳利害衆咸感動卒致三千四百斛以歸字羅帖木兒以中書平章統兵鎮



西京人畏其威不敢仰視彬卿持節

與

遂辭不為通彬卿呼曰朝廷之命將委之

竟出見彬卿以官書進索羅視已謂彬卿曰

彬卿曰官書既達行與否在平章使臣何與焉趨而退字羅

不敢強將宴留之彬卿曰使事已畢尚何留即日上馬去從

事官皆餞之出郊嘆曰此真使者世蓋不多見也府公俱徼

僧昧僧翹御史臺臺臣問曰何獨無劉經歷邪僧曰經歷乃

儒者理苟直不俟人言不然徒言之無益也且於我無所私

馬敢誣之特授大司農司照磨宣政院聞之欲辟為屬弗能

奪而止時官牛多掠於亂兵貧窶人無所訴富有者反指

以實口沒去牛羊失其租彬卿舍乘傳偽衣醫者服徒行民

間庶其實以聞徵富人租而優貧窶之家京南諸倉毋慮數

十不以時入糧民告病彬卿馳驛察之既至給驛史曰吾將

使江南尔因託故遲留徧詢倉之前後民盡得其情乃往揖

倉使崔甲曰吾使臣尔願預坐隅以觀美政可乎崔不荅彬

卿遂坐與談倉中事崔忽拂衣起曰君知有使者事尔乃暇

及此耶彬卿罵曰吾農官也吾不叩汝等誰復叩之汝即具

文書來上倉中人皆吐舌相顧卒治崔如法遠近不待督而

事集也而陞本司都事擢樞密院都事俄復入都水監為丞

陞少監階中順大夫彬卿性耿介不阿行事絕與流俗異初

至燕客塔海平章家平章勸其納少室以奉中櫛彬卿曰家

有糟糠之妻相期至髮白肯中道棄之乎不聽其子時敏方

幼一少年誘其馳馬竟跌死或語彬卿宜訟彬卿曰吾兒死

生有定命可尤人耶經一晝夜忽自蘇後十二年補太宗正

府譯曹掾一旦以疾卒彬卿召或者詰之曰此亦墮馬死耶

國史掾萬生客死于燕妻子貧不能歸塋彬卿予錢二千緡

俾奉柩還南昌御史大夫朶尔直班有忤相臣出為湖廣行

省平章政事省署治武昌道梗未易達必經石頂關歷連雲



檣過瞿唐灩澦出萬險而始至從事官皆散去獨彬卿留大  
夫曰吾國家老臣一死固當彬卿尔家貧尔當從此逝也彬  
卿曰士窮見節義正在今日大夫何為出此言邪及大夫沒  
又護其喪還檀州彬卿為人不避事苟使銜命而往雖萬里  
不辭凡出使即呼官錄其行橐且曰去時苟增其一即賊也  
尤善以形色言人吉凶巧發竒中無毫髮差忒人有意問之  
輒固閉不答彬卿貌竒古眉毫長寸許雙目深其瞳閃閃照  
人黥南先生程文以道人紐客目之彬卿年七十餘今猶聞  
其騎青驢出入於豫章山中云  
史官曰嗚呼世道既降平日素號士大夫者恒脂韋自保祕  
孰有如彬卿之剛介者乎與人交也勢盛則趨勢衰則狐鼠  
竄望其門而畏之孰有如彬卿之不變其初者乎封殖自私  
汲汲恐或後視人顛連傾覆縱有耳若罔聞知孰有如彬卿  
惠及死喪者乎自它人言之如彬卿者可謂難矣而彬卿則  
曰此儒者恒事耳非難也嗚呼若彬卿者不亦君子之人也  
哉不亦君子之人也哉

張中傳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  
情山水歷遊江右諸郡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  
時天下大亂歸隱莫府山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  
凶歲壬寅春正月 上帥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侍 上  
左右因薦中遣使者召至賜之坐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  
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  
廬舍焚燬殆盡錢柱觀亦化為灰燼惟一殿巋然存耳夏四  
月指揮使康泰反一如中言中自是寵遇有加且言國中  
大臣將有變 上宜預防秋七月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伏甲  
北門欲為亂事覺伏誅歲癸卯夏五月癸未 上祭山川百  
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中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



似舞祀畢 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贄名馬果符兩重之語中又言省署內當有震驚城中亦擾擾但於 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災藥砲藏樓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內外咸恐偽漢陳友諒圍我豫章三月不解秋七月癸酉 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 上因命中後行舟次孤山無風弗能進中曰臣頗習洞玄法當為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已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入虜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僉以為不可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偽吳王陳友仁及將士溺死者無筭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屍救江陳友諒中飛矢卒癸亥降其衆五萬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唯南康與康郎山小異尔初豫章受圍 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筭曆是月常差一日實在丙

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為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錢寇人因誦曰錢冠子云

贊曰濂數與中游見其人類陽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甲辰夏五月同列二博士有嘖上意方杜門待罪中叩二人所生年投筆作點狀如計數者良久笑曰不遠復期在七月五日濂書而識之至六月之晦有 旨令二人復官頗疑其術之未盡驗及獲見 上謝則中所期也中之術亦異哉 上嘗親疏中事命濂作傳歲金匱中後六年覩遺槩於故篋因繕錄之而并紀所識之事云

### 竹溪逸民傳

竹溪逸民者幼治經長誦百家言造文蔚茂喜馳騁聲聞燁燁起薦紳間意功名可以赤手致忽抵掌于几曰人生百歲能幾旦暮所難遂者適意爾他尚何恤哉乃戴青霞冠披白



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篁竹脩脩然生當明月高  
照水光瀲灩共月爭清輝逸民輒腰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  
中簫聲挾秋氣為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絕可聽簫  
已逸民叩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照兮頭成雪頭成  
雪兮將奈何白漚起兮衝素波人見之嘆曰是誠世外人也  
欲常見且不可得况狎而近之手性嗜鞠種之滿園顧視若  
孩嬰黃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日入不倦人讓其留物怒曰舉  
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尔一息自怡尚可謂滯於物耶復愛  
梅梅孕綠萼微吐赤脚踏雪中若溫見輒凝視移時目不瞬  
且大言曰知我者惟鞠鞠已謝我去幸汝梅繼之汝梅脫又  
謝去我當上白鶴山采五芝耳白鶴山蓋溪上諸峰云逸民  
年五十益恬泊無所繫間私謂其友曰吾於世味愈孤矣將  
漁於山樵於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於水志豈在薪漁  
於山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樂矣子以予果滯於梅  
與鞠耶君子以其語近道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傳其事逸民  
所未嘗言則無從知之矣逸民陳姓洵其名烏傷人  
史官曰昔者李白與孔巢父等六人隱居徂徠山世仰之以  
為不可狎近因彌為竹溪六逸寥寥七百年後而逸民亦以  
竹溪自名若出一轍豈聞風而興起歟縱曰其地或殊人之  
衆獨有異高風絕塵照映後先其安有不同者歟士之沉酣  
聲利而弗返者盍亦知所自警歟夫自范蔚宗著後漢書以  
隱逸登諸史傳歷代取法而莫之廢者其意又豈無所激歟  
雖然逸民之自為則善矣

閩二婦傳

賴道慈閩古田縣人歸同縣張文孫生一清十五歲而文孫  
歿於疫道慈甫年二十九黃華亂家又毀於兵羞服且弗完  
能確然守志弗渝人力撼之泣曰張氏自浮光遷閩其不絕  
如綫者唯此一子耳余柰何去之及一清成人為取婦廖氏



生三子願興堊而廖亡繼以陳道真道真亦古田右族既歸  
一清粥簪珥治財與道慈再植張門一清事道慈孝極旨甘  
道真相之唯恐有不足而遇廖之子不翅已出道慈晚嬰末  
疾手足不能用道真與廖人余乙恒挾持以就虎子道慈體  
肥重疲力從事逾十春秋弗厭久難之道真生以寧年十餘  
日授書十三帙帙三紙道真夜宿火至四鼓自起焚燈呼兒  
誦書坐其傍以俟頃刻皆能暗記黎明命之出送至齋門乃  
還以寧愛書或忘食道真執七饒之任其恣觀不輟二十七  
以春秋擢泰定丁卯進士第繇國子助教八遷而為翰林侍  
講學士秩二品累贈道慈道真皆清河郡夫人一清贈福建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文孫贈禮部尚書閩人榮焉  
謂道慈之節道真之孝皆卓絕不可及殆天報之也道慈卒  
時年八十而道真則七十云傳有之婦道盡而天倫正不若  
二婦其所謂盡於婦道者耶

王貞婦傳

貞婦名順榮字靜安姓王氏台之黃岩金沙里人性莊毅日  
處深閨人不見其面其父廣東元帥嗣奇之慎擇所配年十  
七歸同邑楊伯瑞伯瑞以才用世累官行樞密院斷事官階  
從四品得封貞婦河南郡君至正間貓獠兵侵天台伯瑞帥  
師往扼之弗勝遂遇害貞婦時寓四明年二十又七生子慶  
壽始兩月聞夫亡躑躅欲求死親屬交相慰解遂護喪還塋  
于鄉屏鉛華弗御戴道家冠被鶴氅衣翛然如塵外人未嘗  
輕於笑語人誚之則曰我未亡人尔尚何心追逐世好耶鄉  
里小兒欲媚上官以貞婦美姿容嗾使聘之不從將以威劫  
其去貞婦遽引刀斷髮痛詈不少休事遂寢越三年有權貴  
人聞其賢強委禽焉貞婦度不免拊膺長號呼曰楊樞密何  
在楊樞密何在妾將相從于泉下因悶絕仆地媵人扶齒以  
藥灌之移時乃蘇俟間執慶壽手曰吾命婦也不敢虧節以



辱汝父汝父亡我非不能死以汝年幼將誰育之即不育歲時何人持卮酒以酹汝父墳乃忍死至今今汝已十齡吾復何憂我將死於汝父之墓言訖泣而行慶壽彌訴從母林氏林亟往救貞婦以刀自剄不殊林奪刀挽之歸環守至旦稍解貞婦復斷髮如初權貴人曰此烈婦不可強之強之不祥嗚呼女婦之質甚弱耳扣盜足以駭走之今貞婦乃不為威武所屈若是非其秉志剛見義明有不能也世以丈夫自居者冠帶儼如步趨鏘如議論藹如人倘以女婦目之則頽然怒去及究其所為一遇小利害則甘心喪其所守似婦人女子之不若抑又何說哉然自兵亂以來婦人徇節而不屈者或自剄死或墜崖下死或赴水火而死固人之所難此特出一時義烈所激尔有如貞婦處孤燈敗帷間淒風蕭蕭然中人歲積月深必有甚不能堪者恒人之情寧不為之少衰貞婦之操則愈堅如鍊石百折不撓豈不尤人所難者乎使一鄉之得若人必有率德而勵行者由是達之一邑一州無不皆然其於移風俗美教化之道有國家者蓋有賴焉是宜為之傳以俟觀民風者

贊曰昔夏侯令女夫死不嫁遂致斷髮為信或感迫之急乃割耳與鼻誓不欲類於人至今想其遺風猶凜凜然可畏也今貞婦截髮絕人其厲操蓋與令女同若其持刀自刎比之割耳鼻者且欲并身而捐之其志為益苦矣嗚呼令女不可見有若貞婦其所謂異世而同符者非耶

### 韓節婦傳

節婦韓氏名惟秀開封人元四川行省左丞渙之女也年二十一歸耶律文正王四代孫養正養正時為劉莊場監司令甫六閱月沒于官節婦行三年喪乃還父母家適其弟敏以疾卒貳子肅寬俱幼節婦與敏妻賈氏約曰吾聞古之烈女不更二夫吾與汝皆簪纓家子宜則效之苟或失思慮再醮



於人縱死為鬼亦當有餘羞耳賈氏悅曰此妾之志也朝夕  
乎父母舅姑之側旨若甘恐或不備也衣與衾恐或不完也  
教肅與寬又恐不知其方也左之右之同心弗少懈歲壬辰  
賈氏亡節婦哭之慟曰尔何遽去予而死乎予寧與尔俱亡  
乎不火食者三日已而又曰吾苟死其奈父母何遂割情忍  
泣奉尊撫卑如賈氏存時見寬以才學被選列官國朝再  
轉為侍儀使節婦今年五十九其母則八十五云史官曰易  
有之不節若則嗟若無咎又曰安節亨蓋不改其節則必能  
亨違節之道則哀嗟自己所致無所怨咎矣聖人作易當無  
物不該推此以喻節婦庶幾亦有合者乎節婦自耶律君沒  
制行如白壁者三十有八年使令名昭晰於無窮視彼夫骨  
未寒輒棄之他適為人唾去而弗齒者果孰為亨而孰為不  
亨乎况節父無子可依毅然堅其苦志於母家此尤卓異可  
喜者故備列之然賈氏能與節婦同志卒以節終亦賢婦也

武

鮑氏慈孝堂銘有序

歛之鮑氏故衣冠家也其諱宗岩者身載明德弗售于時人  
號為棠樾處士當至元丙子郡將李世達軍叛群寇相挺而  
起肆其屠劉歛民相驚皆風雨散去處士君與其子寶慶教  
授壽孫共伏大壑中未幾寇嘯呼而至執處士君反接于樹  
抽刀將割之教授出泣曰吾父耄矣不足以污兵鋒願憐而  
勿殺即殺我請代之言畢引頸就刃處士君曰吾祗生此一  
兒死我猶可吾兒死則宗祀絕矣慎勿聽之相為讓者良久  
寇欲捨之或掌制於衆欲兵之又弗忍計未知所定忽有風  
颯颯起林木間類鏗騎蹴踏聲寇相顧怖愕疑官兵將捕已  
亟相率東趨父子因得釋歛人士咸嘆曰孰謂無天道哉使  
無天道處士君父子何為乎而弗死也其慈孝之報乎當處  
士君之受縛子但見其親而不識有身父但見其子而不知



有已死生既福尚不暇慮初不知何名為孝何名為慈乎脫使處士君曰我必如是乃為慈其子又曰我必如是方為孝不幾參於人而不純其天乎嗚呼有若處士君父子足可為世勸矣然子為父死古之人多行之者固可為勸也若父欲存其子而自殞其生其可為勸乎曰非是之謂也處士君為存宗祀也為存宗祀孝之大者也不然則其宗為若教氏之餒鬼矣用以為勸何不可之有哉予與鄭內翰子美游子美歎人也其談處士君事甚悉予每為之太息慨然遐思其為人今處士君曾孫任詣予請曰任之祖父嘗以慈孝名堂鄉先達程公已為造記先生能復銘之乎予因歷序其事而繫之以辭使任勒諸堂上子孫世守之以為式鮑氏之世其益昌矣乎任端恪有學行蓋懿然君子人也銘曰

父子之道一體而分天性昭然萬古無昏氣血感通罔間毫髮伊誰格之尸庭胡越惟歎鮑氏世敦詩書子勉於孝父勉於慈宋鼎將移群寇方熾不幸遭之反接于樹有子含淚長跼致辭刀劍在前目不見之無死我親我死則可親死子存千齡亦天父謂其子我耄及之日月所照寧復幾時異子之生得存宗祀生生無窮孰謂吾死白刃可蹈難違者天若父若子何人弗賢寇雖匪人天嘏是錫疾颺西來禿盜之魄玄聖樹教重惟五倫五倫有愆曷名為人慶延于家繩緼孫子孝慈之報庶其在此有歸者堂揭以嘉名仰而瞻之如交神明為上或頑為下或悖來游來觀翻然自悔

雙椿堂銘

三槐名堂預知顯融之兆五柳有傳式啓肥遯之趣蓋緣辭以達志而其文特繁托物以明類而其義最切粵自前古以逮方今指意固殊塗轍則一有若右司都事某君器局凝遠識度迴卓篤愛日之誠隆悅親之道奉其仲父並於巖君建一室之觀深揭雙椿以為號氣同於祖奚須類我之祝孝推



手親必盡構堂之志稽之五倫十起之私阿新思繼之晚昭  
然軌跡莫擬光塵由是美聞流於縉紳永歌傳於絃簡不鄙  
狂瞽漫紹微音其辭曰有雙者春離植于庭脩莖並擢峻葉  
均青涼秀夕暮灑露晨零材非齊散壽比莊齡美茲華構托  
以嘉名雲睽遙戶月澹鮮樞中有二皓古之壽朋鶴髮齊素  
台背交升商宣宮奏柏茂松貞厥子能令省署蜚聲絳衣執  
板賢冠垂纓調陳五鼎養或三牲簪裳生豔州里流榮雅辭  
振玉飄句雕瓊文犀作軸翠琰鑿銘禮敦民典孝篤天經名  
教所繫善俗攸興凡百君子宜鑒宜徵

朽室偈并序

材仲禪師嘗名其室為朽而徵辭於韓莊節公黃文憲公二  
公既為之發揮無餘蘊矣而材仲又以瀛為黃公弟子復令  
說偈繼之瀛也何人而敢犯是不韙哉雖然不敢辭也為之  
偈曰

鄴有開士屢主名利其所住處邃館曲房堅緻華好開士顧  
之獨名而朽我問開士彼所謂朽而風所侵蟻所蠹棟椳  
檐拔今而覩飭如上所云以朽為名不亦厚誣開士答言屬  
世間日有弗壞譬如春花朝上穠冶夕則零墜何有真實

居雖彌堅好我目視之無不朽者楹楠壯麗視如敝

瓦雙絢耀視如黧昧超然此身如託虛空畢竟虛空無有

壞相豈惟是室觀人亦然地水火風假合而成迷者自恃等

於金石四大各離身在何處身即是幻世即為夢而况是室

終歸於空若能於此入正思惟觀室無室觀身無身庶幾可

入真空觀想我問開士善學佛者無欣無厭如開士言是有

厭心所謂朽者因堅而名有堅有朽理之必然木縱已朽堅

性終在我本無堅朽從何生堅朽未忘心何能一况樂觀空

是為空病空病不除反實所有我說是室非有非無其室永

有何緣能如觀空者空而非空空何有礙開士聞已破顏



微笑揚眉而語子言固佳但我門中一義不立立即成妄請  
返塵轅母戲論法

章判官像贊

唐福州軍事判官章公脩實檢校太傅仔鈞之父也其遺像  
至今蓋四百餘年矣二十世孫御史中丞溢偶於閩中購得  
之如獲至寶持以示其友宋濂因為作贊贊曰  
器局深沉容儀嚴肅吁嗟哲人如金如玉餘慶所被孫子若  
雲重珪疊組至今揚芬

四十二代天師張公像贊

含冲葆虛執真之樞翊度宣靈契道之符龍虎衛乎左右風  
霆屬於指呼此古之博大真人而今之列仙之儒者耶

含山操二解有序

含山操者為和陽王綱妻吳貞媛作貞媛遭兵亂乃能完節  
蹈水死其不有繫民經之大者乎辭曰

含山有雲莫蔽我衣彼荷戟者迫我以馳我馳我驅泣涕如  
雨仰視白日光不照下叶地不可穴天不可緣舍旃舍旃我  
尚何年

含山有石其光差差石或可轉我節可虧我夫何之欲從無  
所舍彼黃泉無相見者叶誰謂淵深我視若陵我死得死中  
心之寧

張孟兼字辭并序

國子錄張君生於歲戊寅正月六日以曆推之是月九日始  
入春則中氣猶居丁丑年之冬其王父府君因以丁命名張  
君既長聞人先生字曰孟兼兼者何謂臨二歲之中也夫丁  
在十母為火戊則土也火為文明之候非不燁然有光必變  
而為土然後生物之功遂張君以辭章名世今將刊其華而  
食其實乎雖然丁離象也戊坤象也離上而坤下於卦為晉  
象有之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乘進而上行張君又將自



此而升乎方今大明御世治具畢舉張君益昭其明德發  
為人文以黼黻王度物有不資其成者乎是則兼之之義已  
或謂殷人尚質多以十幹名其與府君之意則復然殊也張  
君浦陽人有學行與濂為同門朋詞曰  
戊為子丁為父火得為土百物之所祖能兼之道為任

### 碧崖亭辭

濂與太常卿魏觀先生游甚久知其為孝敬之人也先生間  
嘗來謂濂曰予家鄂之蒲圻蒲圻有山曰蒲首焉巉然而起  
如雲旖翠蕤蕩摩空濛濛對峙雙石楹直上如笋中敞碧崖  
千尋嘉卉靈草雜被之紛紅駭綠儼如圖畫中我先人愛玩  
而不忘日支筇步其下或濯纓澗底或咏詩坐盤石上或望  
雲出沒崖谷悠然而忘返遂因以碧崖自號時移事遷層崖  
絕壁雖蒼然不改於舊而先人則追逐羣仙於風馬雲輿中  
弗能一見之予每過其下不覺潸然出涕故於宦游所至揭

碧崖之名於楹間所以志之志之所以思夫親也雖然名之  
固寓也而言之則尤寓也曷若親履其地而求先人之遺跡  
乎當今聖人在上方以孝治天下他日幸遂歸田之請築  
亭山麓仍以碧崖名之當風日清羨與二三子游其間指而  
言曰彼清泉瀏瀏而斜出者此先人濯纓之處也磐石累累  
而可坐者此先人咏詩之地也崖谷沉沉靈氣之宣通者此  
先人望雲出沒之所也一俯一仰無非精神之參會非惟慰  
其遐思抑將藉是以勵夫所學期克肖乎先人予雖耄矣此  
心不敢忘子幸為辭刻諸亭上何如濂曰傳有之舜食則見  
堯於羹坐則見堯於牆古之上聖猶若斯况下於此者乎人  
子之於親遇事觸物無有不可感動者况親之昔日所游歷  
者乎斯亭之建當與張氏思亭並稱其視崇臺芳榭以騁游  
觀之娛者果何如也若先生者宣不為孝敬之人哉先生字  
杞山觀其名也學問富而德行脩踐揚中外其善政益章章



云辭曰

崖之雲兮英英其升崖之木兮欣欣其榮  
張仙人兮何之颯風薄而上征豈降精而委社  
兮發為休徵三秀之茁兮膏露之凝渺長思於無窮兮視一息於千齡金可銷而石可泐兮又焉能爽吾之精誠

南堂禪師像贊

南堂和上既入滅其得法弟子大禪安公思慕之弗置乃繪其像來求予贊贊曰

樹般若幡有舌如霆當空一震百蟄咸醒松源之宗獨造其妙手折蓮花臨風自咲

宋學士文集卷第九

鑾坡集卷第九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

鑾坡集卷第十即翰苑前集

寅齋後記

洪武二年春濂以總脩元史被召來京然史事貴嚴 詔命禮部統之設局分科限絕外內將以日視其成當是時尚書橐城崔公恒往來乎局中濂因稔知公之為人公蓋名亮字宗明翼翼祇慎遇事若臨深淵方今 皇上受天明命撫有萬邦日崇大禮以脩天神地祇人鬼之祀凡牲醴之豐祝誦之雅器幣之節燔告之嚴皆命公典之公精白一心上承休德夙興夜寐敬畏弗懈君子以謂 國家自建禮官其在事儼恪未有踰於公者公猶以為未足且以寅名齋請濂記之夫寅者敬之謂也敬固無所不在而驗之於祠饗為尤宜方其齋明盛服以交神明靈飈回薄如將見之於斯時也志定神一曾有邪思之可干者乎苟以之奉親以之事君以之備身以之治人其心常弗變焉其有不獲其道者乎始之終之



何莫不由於敬也能由於敬則成已成物之功其又有不致其極者乎昔者舜命伯夷典三禮其訓之有曰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說者謂即敬以直內之義也今公所居尚書之官古之秩宗也所主天神地祇人鬼之祀古之三禮也其委任之重且專也蓋如此然而 皇上神聖端居穆清畏天勤民無一息之或間固已度絕於帝舜矣公之精白一心上承休德其可不以伯夷自勗者乎此公所以名齋以寅之意也雖然脩德莫若敬德日以崇則位日以尊理之常也他日位於三孤寅亮天地以弼於一人濂又烏能無望於公乎公如有取於濂言非惟無愧於茲軒亦且有昭於名若字者矣華相先生既為公發明敬怠之說殆無餘蘊庸敢掇其緒餘以為後記云

玄武石記

吳興林君靜嗜道家言事玄武神尤謹一旦出游虎林道逢

羽客鬢髻而方瞳揖林君曰吾與子生同里何遽忘之邪問其里居姓名笑而不答強之則曰然也客齧峰之紫陽庵言訖飄然而逝未幾夜夢羽客持龜與蛇施施而來謂林君曰子能往齧峰乎吾遲子矣林君異之翼日遂行既至逢龜蛇出洞中已而不見林君因斲地獲石類鳧卵圓且黝滌而視之玄武神黃帕首按劍坐雲中龜蛇在下衣袂翩翩如淡金色背文外為墨緣其內正白別有墨龜昂首行蛇絡之所現之像毫末備悉雖善繪者不是過也林君獲之謹曰此吾之玄徵亟往庵中覓羽客無有也乃懷石以歸畫成二圖徵余為之記余聞天地之運二氣網緼自色自形其變孔神惟其孔神凡人心思之所能及者物具有焉且玄武之稱見于禮經其為軍陳以象天也蓋玄黑也北方之色也武龜蛇鱗甲之象也取其能禦侮也未聞有所謂神也迨于宋初避聖祖諱始易玄為真其名真武以為神手按劍而足躡龜



蛇殆起於道家傳會之說乎其傳會固也何為圓石之中果有顯像之異乎夫石與天地俱生而傳會者後代也又何為乎胎合無毫髮之爽乎將神變不可測者偶與之合乎抑事之未見已兆於先乎不特此也梓潼之有神亦非古也天曆中有官於麗水者曰韓氏亦獲玄石石文有神戴席帽乘白騾揚鞭而行一蒼頭後從其與林君所獲無大相遠者不知果何為而然乎豈理之常者可以推理之變者誠不可致詰乎人心至靈一念之感其小者草木或無根而生華其大者日星或退舍而見異况天地間之神出有入無缺圯紛紜又何所不有乎欲徇小夫之末智而致疑於造化之所為不可乎今林君之為人沉潜而有守而事玄武神又甚謹其必有所感而致於斯乎所謂同里及李自然云者蓋示萬物之理同出於自然知同出於自然則大道可致大道可致則神當在林君之心而不在于石矣林君勉乎哉林

金華張氏先祠記

君字子山靜其名也以瑤臺玄史為之彌博學通文詞見羽客以洪武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入夢則是月之晦獲石乃九月之朔云

金華縣東行四十五里有地曰岑唐山川相繆而風氣鬱盤著姓張氏世居其中初張氏有諱隆府君者字亨仲宋建炎初自睦而來為潘氏之贅壻至今其村聚猶仍潘為名府君既占名數于縣日以力本為務未幾家寢穰生三丈夫子曰子政曰子中曰子成皆能紹前業而無爽德子中之子文華併儻尚奇行鄉先達端明殿學士王公埜甚器重之淳祐末公遷沿江制置使欲辟為之屬辭弗赴自時厥後府君之三子遺胤日滋遂成三大族亡慮十百餘人其出而仕者既以文墨論議著稱于時而退脩于家者亦循循雅飭無愧於士君子之行蓋自府君至是亦十有一世矣府君之六世孫榮



今為一宗之長乃慨然歎曰吾儕承藉其先社以克至於今日有闔廬以禦風雨有絲枲膏梁以為之羞服而先祖受靈之無其所不亦慎乎於是與族弟琰力謀之而子姓之中若留鎮琮侶四人即捐所居之廳事三楹間以為之倡築遂加以墜茨之功繕以垣墉列以龕櫝與夫祭饗百湏之器莫不精且良中奉府君原其初遷也旁以三子侑食三族之所宗也而又益之以制屬君府君之流光及是始振示不敢忘也然而世遠屬跡祭不敢用四仲唯據朱徽公所定祀先祖之儀以立春生物之始陳器具饌而行三獻禮月旦十五日之序參族人散處乎東西度不能以皆至唯正月朔旦無小無大咸拜於祠下復會拜別室以叙長幼焉其生子已命名者續書之於譜圖而後退若夫朝夕汛掃啓閉之職擇謹愿者為之主守祭田若干畝則俾三族之嗣人輪掌其租入以供孝祀燕私之事此其大凡也始事於至正乙巳之冬而迄功於丙午之春榮帥宗人數千指皆沐浴盛冠衣入奉明薦牲酒潔清執事儼恪周旋進退濟濟踴踴觀者咸悅以為一邑之所未覩竣事復遣其孫愈來徵濂文刻示後裔俾世世無有所易其田之鄉落步畝則附見于石陰濂聞之先王制為廟祭之禮上下隆殺皆有常典牲牢器幣皆有常數固非士庶人可得而行然其親親之仁出於物則民彝之懿者初不以賤與貴而有異也今榮乃能於服敘宗遷之後以義起禮而遠祀府君非惟使子若孫不忘其所自出而管攝人心聚合宗族之意實於是乎在不亦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哉嗚呼人非空桑而生孰不本之於祖者方其封殖自厚長慮却顧無所不用其極問其所從來則曰吾不知也問其薦奠之禮則又曰我未之能行也所謂報本反始之道顧當是邪視榮之為殆將媿死矣是不可以不書三族之嗣人尚思是續是承棟宇之必葺也毋使之震凌黍稷之必獲也毋使之穢荒



挂挂之必膺也母使之疾蠹庶幾瀛之文為不徒作矣嗚呼其懋敬之哉其懋敬之哉

四明佛隴禪寺興脩記

沙門行原不遠千里踰大江而來京師謁余而言曰鄞之天童山岑銳綿巒上接空際其支隴蜿蜒南下爭奇競秀蒼翠相繆信為靈僧化士之所窟宅後唐莊宗時人見有紅光燭天謂為浮屠氏祥徵因名其地為佛隴焉大比丘咸啓樂其幽邃可以縛禪自天童分其徒結廬以居已而開拓如他如藍宋治平元年賜額曰保安然猶以甲乙為居守至熙寧五年始釐為十方禪刹主者照珪乃大覺璉公之法嗣黑白蟻依如水赴壑於是悉撤弊陋而更新之夫以有形之物終歸於壞日就月將漸致頽圯元至正某年住持文舜重構釋迦寶殿未及完而去二十四年江淞行省丞相康里公時領宣政院事選天童內記大基丕禪師主之禪師既至升座說法

已環顧而歎且曰起廢吾之責也四輩其無憂居久之歲也人和儲積漸充禪師曰可矣亟召匠氏補未完之殿堅緻有加若文室若演法之堂則因舊而葺之若三解脫門則新作之以至廡庫庖湫之屬靡不脩治如法復集眾因博土設像如來中居二弟子旁侍曼殊師利及普賢大士或騎獅子或乘白象王東西而從護法大神各執其物梵容生動如欲語者經始於二十五年之某月落成於國朝洪武二年之某月惟禪師蚤得法於左菴良公通外內典梵行清白薦紳之派皆愛敬之故能於干戈併擾之中成此勝緣了無難者今雖遷住補陀洛迦山而猶寤寐不離於佛隴禪師之功我眾安敢忘莫堅匪石願圖文歸而饒諸予聞我佛如來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蓋以眾生汨沒妄塵念念遷謝起滅不停過去者始息見在者紛拏未來者已續二六時中不知暫捨以此纏縛沈痼出彼入此猶如車輪迴旋無有休止於是興



大悲心為說三乘十二分教諄諄誘掖蓋欲眾生捨妄趨直以成正覺像教東漸日新月盛凡方州列邑名區奧壤莫不有梵宇禪廬以安處其徒眾亦欲解佛之言行佛之行以究夫妙湛圓明之性而已俗習下衰或藉此為利養而不知先佛忘形為道之計盍不思之香積之供五味豐美視日中一食者為何如穹居華寢方牀邃庭視樹下一宿者為何如是宜精進策勵如上水舟單篙直進如磨鐵杵必欲成針不至於成功不止可也禪師之締構難勤其意誠出于此圓頂方袍之士于于而來熙熙而處者尚無負禪師之所望哉雖然如來出紅蓮舌輪徧覆大千界中至今演說妙法大地眾生無不得見無不得聞况日照而月臨風馳而雨駛山峙而川深真常之機時時發見無一刻止息有能於此證入世間名相一時頓忘其與如來清淨法身非同非別回視是刹飛樓湧殿雖居塵世亦與香水海中華嚴世界等無有異予也不

育玉山廣利禪寺塗田記

明之廣利禪寺名列五山為浙河東一大叢林緇衣之士執瓶錫而來者動以千計舊雖多土田而淪沒者過半一食必持鉢走民間以乞食為事寺之長老普濟禪師光公既為正其侵疆復謀買田以助之既賫志而歿其弟子象先與公恢廓而有為乃慨然曰先師之志我不可不就也市奉化縣腴田若干畝有畸錢以繕計者十千九百有畸俾其徒嘗輸力於其間者若廣融若景彞等輪掌其事歲收其入六百斛薦於寺中以補其不足且建屋三楹間以為儲待之所爰伐堅石屬予為之文而勒步畝鄉落之詳於石陰予謂象先之功侈矣固不可以不書然為文之弊因其事而著其理始



為得之請借田為諭以勵夫進脩之士何如象先曰不亦善乎士之進脩則不昧因果所謂竊攘質鬻之禍不作吾田固有永而不廢矣予因請佛為證結跏敷坐為說偈曰  
 大田在海濱厥土惟塗泥何物不可藝藝禾乃有成禾根入土已當加保衛力涵受及糞壅耘籽復以時勿使惡草生若非雨露滋亦不能生成數者既能備時至自然熟嘉穰纍纍然徧及郊野中我心有如田諸種靡不納青黃與白黑隨其所種生菩提譬嘉禾種之即有秋持戒為保衛忍辱為涵受布施為糞壅精進為耘籽智慧為雨露禪定道乃成人力一不至田雖踰膏腴蒿萊日夜長雉兔之所戲蛇虺共出沒化為荒歲區欲求一粒粟有不可得者我心倘不治其失亦復然治心如治田豈不以此故上人最方便市田繼先志食此緇衣衆頓免饑火煎食者或感觸寧不思前喻嗜道如嗜食定知顆粒微視如萬金重進道功或息亦不易消受刻文於

貞珉讀者知自勵更加護持力常使食輪轉

寧山續說

兵部尚書單公德夫濠梁之人也其與濂交歲行將一周及再會京師公以寧山卷示濂曰名之有字固周道之彌文也字之外又有所謂彌焉不幾於彌文之尤者乎此蓋昉於晉派於唐極於宋秦漢以前無是也雖然行之既久孰能廢之吾以寧山為之別稱意將取安靜之義臨川先生既為之說矣予幸為余重言之濂曰昔之人有劉彥冲者所居在屏山之下人因號之曰屏山又有孫明復者家於泰山之陽故人亦號之曰泰山焉皆從其地而實之非徒為是虛稱也今有峯名荆寶氣夜浮而轟起乎濠之西有山名杏靈氛鬱蟠而平峙乎濠之北公欲取以為彌蓋於是乎求之然皆不彼即而獨致意於無形之寧山者豈故與古相戾邪公曰子言固善夫而吾則別有意焉夫自喪亂以來淮楚先被其害崖非



不高也谷非不深也亦循其踪踐剪伐之苦盡失其故態古所謂山川鬼神莫能自寧者無甚於斯時也上帝震怒乃命皇上帝出而平之黃鉞一揮四海底定非惟齊民之安至于丘陵草木皆克保其恒性予驅馳戎馬之間十有餘年冒霜露而衝雨風無斯須之寧今幸列仕熙朝職司喉舌垂紳正笏委委蛇蛇回視昔日之為果何如耶彌之以寧山所以志也山且寧民物其有不寧者乎雖然名固寓也字之而又彌之寓之寓者也且夫地之載物斬絕而屹立者人因呼之為山山初不知其名為山也名之為山山且不能自知况山之上又加其名曰某曰某者乎山既無定名吾不知孰為寧山而孰不為寧山乎濠梁之間吾廬在焉環吾廬之青翠如沐者皆山也不止荆杏二峯而已也吾苟以寧山加之山亦豈能拒予者哉吾收山之名而不求山之形蓋欲全其天者爾嗚呼我則人也非山也山則山也非人也人今謂山為我又

安知山不謂我為山乎若謂我為山則山與我一矣我與山一則物我齊矣物我既齊而奚虛實之有何當與子游於莽蒼之區鴻濛之都招亡是公而談齊物者可乎瀛矍然而謝曰公所見幾於道矣瀛尚何言哉作寧山續說

菊坡新卷題辭

當塗陶君用高蓋出於晉徵士元亮之裔凡宦轍所臨必效前人種菊花滿坡當萬木搖落時花始秀拔低昂枝上若赤金所鑄錢頗可玩用高公退之餘酌酒與花對恍然如在紫桑籬落間殆忘其章綬之榮茶檮之煩也或者疑之曰仕者樂乎朝市故馳而弗息隱者慕於山林故往而不返有若水之與火未易合也昔者元亮遭時孔艱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因有托於菊而逃焉耳今用高則不然生逢有道之朝亦既由憲史檢校中書而主畫於秋官矣眾咸以致君澤民期之用高則留情於菊若將與世相違者無乃不



可乎嗚呼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觀人之道不于其迹而于其  
心迹固朝市也而心則不忘乎山林謂之吏而隱可也迹或  
滯乎山林之中而其心則豔華趨榮無一息之不思市朝苟  
謂之為隱孰能信之况君子之出處可仕則仕可隱則隱初  
何容智力於其間哉設使元亮當今之時將不能不仕而用  
高生於元亮之世似亦不得不隱也世之人學元亮者多矣  
皆在乎去位之後用高則見於在官之時此蓋魯男子之善  
學抑下惠者也用高誠賢乎哉予固不敢以用高方之元亮  
也以其志之或同而他人未必能知也聊相與一言之并作  
采菊之辭以遺用高曰我采我菊露其和矣今我不樂鬢其  
縹矣鬢其縹矣吾行歌矣我菊我采露其晞止今我不樂白  
日馳止白日馳止吾顏衰止歌罷用高攬衣而起曰贈予言  
者盈三帙矣子頗能知予之志曷為善于新卷之端俾詩家  
者派繼之他日約子於三徑間俯仰西風歌此辭而發落英  
顛不美歟予不敢固辭用高通儒術為人仁厚士林中多稱  
之云

畫原

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非異  
道也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色自形總總林林  
莫得而名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聖人者出正名  
萬物高者謂何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得而  
知之也於是上而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  
草木鳥獸之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之化  
而宜之固已達民用而盡物情然而非書則無以紀載非畫  
則無以彰施斯二者其亦殊塗而同歸乎吾故曰書與畫非  
異道也其初一致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至於辨章服  
之有制畫衣冠以示警飭車輅之等威表旗旒之後先所以  
彌綸其治具匡贊其政原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績之事統



於冬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令其意可見矣况六書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以盡諧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與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而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問禮之有圖列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翼彝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寢不古若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蟲魚之麗游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顧陸以來是一變也閻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者出又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猶篆隸之茫昧而唯俗書之姿媚者是耽是玩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拔俗之資

亦未易言此也南徐徐君景暘攻書史善陰古今詩信為才丈夫也旁通繪事有士韻而無俗姿一時貴公卿皆與之游名稱籍甚有薦于朝者景暘以母老不仕予尤愛景暘者於其別去故作畫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則象之事又有包乎陰陽之妙理者誠可謂至重矣景暘其亦知所重乎哉

### 楚客對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寨蓬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皎然孤照衆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光借日為光背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久之觀月地勢有正偏故若有虧盈爾曰然則其有夜食柰何曰此為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



多或寡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雞子中黃其形不  
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唯天之體廣漠無際  
然其圍徑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筭者亦可以推之也客  
曰月之為說既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不合此何以無  
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外而行考其盈縮則於分段  
距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天象於測景授時之法誠可謂度越  
前古至於星占則微有不同且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朔火當  
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  
則謂在三月己丑正月己酉金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於乙  
己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昭然若論水星距日之度盈縮之間  
終不踰二十三度半之外彼則謂正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  
在晨疾段中較之日躔虛六度已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解  
然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客曰  
星曆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答趣侍史具食入舟而

寢

京畿鄉試策問

問儒吏之分古無有也蓋儒守道藝吏習法律法律固不出  
乎道藝之外也奈何後世歧而二之歧而為二果始於何時  
歟然而儒之與吏各以才顯者亦衆矣以儒言之有以明經  
為郎出守河南而民以敘富者有以明經入仕刺舉無所避  
而加光祿大夫者以吏言之有以治獄才高而舉為侍御史  
者有以治律令而升封為博陽侯者其果何脩而致此歟豈  
皆以儒術緣飾吏事者歟世道日降事寢非古為儒者不以  
明體適用為學而留情於章句文辭之間義冠博帶論議袞  
袞非不可也及授之以政則迂闊於事為群吏之所賣為吏  
者不以致君澤民為務而溺志於簿書期會之末承順以為  
恭奔走而效勞非不能也及察其所為則黷貨舞法為民之  
大蠹古之為儒為吏者其果若是歟誠使儒而不迂吏而不



姦皆良材也不知何以擇而用之歟方今 聖天子提三尺  
劍平定天下如漢高帝發政施仁孜孜圖治過唐太宗且以  
吏弊未除而為生民之害乃徵四方布衣之士畢升於朝命  
銓曹選而官之高者擢守今次亦不失為州縣之佐 聖德  
至渥度越前代其所以然者欲使儒術革吏弊而臻夫太平  
之治也古語有之法如牛毛弊如蠶午革之道果何先而  
何後孰緩而孰急歟考之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世之吏數  
倍於前事繁政紊按牘紛然所以其弊為滋甚劉炫所謂老  
吏抱案而沒者也其可減去太甚而收良吏之績歟稽之漢  
世以四科取士若曰某以某才堪任某職初不專於一塗所  
以去弊與利具有其道董子所謂量才授官錄德定位者也  
其可行之於今而收賢儒之效歟諸君子讀往聖之書負真  
儒之學生平立志耻與俗吏為伍其必講之有素矣當斟酌  
古今之宜逐問以對毋謄紙上之陳言一則曰在得人二則

曰在得人

記李歌

李歌者霸州人其母一枝梅倡也年十四母教之歌舞李脆  
然曰人皆有配偶我可獨為倡邪母告以衣食所仰不得已  
與母約曰媪能寬我不脂澤不葷肉則可爾否則有死而已  
母懼陽從之自是縞衣素裳唯拂掠翠鬟然姿容如玉雪堂  
之宛若仙人愈致其妍人有招之者李必詢筵中無惡少年  
乃行未行復遣人覘之人亦熟李行不敢以褻語加焉李至  
歌道家遊仙辭數闕儼容默坐或有狎之者輒拂袖徑出弗  
少留他日或再招必拒不往益津縣今年頗少以白金遺其  
母欲私之李持刀入戶以巨木撐柱罵曰吾聞縣令為風化  
首汝縱不能而忍壞之耶今冠裳其形而狗彘其行乃真賊  
尔宣官人耶汝即來汝即來吾先殺汝而後自殺尔令驚走  
時監州聞其賢有子方讀書舉秀才聘為之婦李尚處子也



居數年天下大亂夫婦逃難俱為賊所執賊悅李有殊色欲殺其夫而妻之李抱其夫詬曰汝欲殺吾夫即先殺我我寧死決不從汝作賊也賊怒并殺之吁倡猶能有是哉可慨也  
記馮寅賓言

楚人多尚鬼事有不直聽之廬陵民相爭憤弗能白昇桐偶神寘諸庭日夕祝焉神衣紅綃袍儼如生未幾猛虎夜至熟視不敢動忽風吹神衣飄飄然舉虎以為誠人也搏而噬桐木之質虛虎牙入膠焉虎怒碎裂之次夜復至銜其豕以去陷皆井中衆投石殺虎謹然以神為靈噫使神信靈也其當免於身乎永新馮寅賓為予言寅賓名進士翼翁子其言當不妄記之

### 書穆陵遺骼

初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攝楊輦真加與丞相桑哥相表裏為姦明年乙酉正月

月奏請如二僧言發諸陵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屠塔於之故宮截理宗頂以為飲器 大明洪武二年戊申正月戊

午 皇帝御劄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毅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汝納監歲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 上覽湘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歲諸舊穴云嗚呼 上之德可謂至矣哉

### 書萬安丞

吉安萬安縣有豪民劉仲賢以攘牛殺鄒君瑞父子五人歷時已久鄒姬始獲執牒訴諸縣懼不得屍弗錄姬辭姬哭於庭三日縣丞高昌萬鵬舉錄之俄有大蜂五聚丞之案麾去復至如是者四三丞乃祝曰尔信為鄒之鬼邪明日再聚吾案如期蜂復集丞猶未之信連與蜂期咸如初丞乃上馬抵劉舍反覆蹤蹟之縱無所有忽見五蜂飛集竹坡丞亟令左



右具畚鍤斲之四屍藏竹下如生唯孩童屍未獲蜂復導丞  
至榆木下環繞而悲嗚發之孩體已腐唯其首獨存獄具斬  
劉市中嗚呼人不得其死附物以暴寃者至如是夫昔予友  
楊觀尹漢川有蛙鳴躍履畔楊曰汝若有所訴當前我蛙即  
躍而去楊躡其後行二里所見一屍橫焉楊捕逆旅氏一鞫  
即伏方疑無主名檢屍衣得遇所知為湖南賈人遂伏辜漢  
川人與予言予竊以載籍所見固有若斯者是殆未可信也  
今觀萬安丞事與之正類徵諸人人言不殊其將弗信矣乎  
因謹書以為世戒

題四十二分金剛經後

龍舒王曰休嘗病六家金剛經所譯各有未盡乃采其文義  
優深似得佛語之真者集為一經而注釋之復患梁昭明太  
子所分三十二分未盡玄理仍別立章彌析為四十有二學  
佛者喜其據義之弘博也遞相流布唯恐其不傳余竊讀而

病焉蓋六朝譯場所選皆一時知名之士然又非止一人有  
譯語者有譯義者有潤文者有證梵語者有正義者有唐梵  
相校者不應舛錯之若是也其間或有不同誠以佛語廣大  
包羅諸義而譯家各得其一意云耳目休華人素不通天空  
之語又未嘗親見所譯梵本何以攷知其得失佛言微妙雖  
聲聞緣覺或有所未解又何以察其偽真是皆不能無所疑  
也昔者孫明府患諸家譯是經者文句增減違背佛意遂據  
天親無着論頌重加刊削脩成一部而斥長水孤山二師以  
為依向而違義正與日休畧同大慧杲公直以毀謗聖教關  
之孫之書因不行世日休與大慧為同時人惜乎不及一見  
而箴其失也香岩仲模上人出示是經求題謾書於後以俟  
大慧者之出云

題定武舊本蘭亭帖後

昭陵既取蘭亭序詔供奉各臨之唯歐陽詢奪真因勒石禁



中所謂長安古本也五季之亂石流落人間慶曆中為李學  
究者所獲宋景文公帥定武復得於李之子匣藏庫中熙寧  
間薛師正來為守惡其打搦有聲乃刊別本以惠求者已而  
師正之子紹彭潛模勒他石易古本歸長安且鏡損湍流帶  
古天五字一二筆為識是則定武已有三刻矣其後又有崇  
梨板本洎馮當世錢仲耕曹士冕范序辰悅生堂新塘李氏  
等本不翅五十餘家雖皆祖定武而其筆意相去殆若天淵  
之懸隔矣今觀大慈禪師所藏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其殆長  
安之初刻者歟雖賈魏公積至八千匣之多求其如此本者  
屈指亦不能多屈也禪師尚永寶之

題霜寒帖後

瀛授經 青宮時 皇太子欲學書召秘書丞陶宗儒至殿  
下下教曰晉人法書選真跡之佳者以進宗儒奉教而退於  
是用絲龍黃帕裹二十軸來上其一即黃庭經絹素精甚幾

不見絲縷遙視之瑩然紙也字畫頗不類羲之諸名卿則歷  
書其傳授定為真本無疑其一乃獻之鵝群帖却絕佳方信  
蘇子瞻之言不繆餘帖皆唐宋人所鈎摹不知何以填墨儼  
如一筆所揮就因憶米襄陽最好臨晉人書王晉卿為其眩  
惑慙惶幾死近代袁伯長遂謂秘書所藏幾百卷而宣和號  
右軍者皆米老一手偽跡蓋亦有此理瀛請留鵝群帖而以  
其餘還宗儒今觀此帖有古文帶字印印兩首正銳其形如  
米必襄陽所臨以惑人者然神彩迫拔亦自可寶故識所見  
題其後而歸之

題歐陽率更帖

此碑歐陽信本晚年所書筆畫險勁若鑄鐵所成者反覆視  
之定為初刻本然而信本雖極力追倣右軍而其規矩媚趣  
或得於大令為多學大令者羊舍人薄給事為最優自後鮮  
有聞者唯法極師睥睨而後之至信本之起殆與之抗衡而



無愧者也其有名之跡入宣和內府者凡四十紙惜皆不存而金石畧所載二十三種亦惟菴禪師塔銘昭陵六馬贊皇甫氏碑醴泉銘盛行耳類皆翻勒之多無以見孤峰崛起四面削成之勢如此本者誠可寶玩覽者當以殷彝周鼎視之

題徐原甫墨梅

唐人鮮有畫梅者至五代滕勝華始寫梅花白鵝圖而宋趙士雷繼之又作梅汀落鴈圖自時厥後丘慶餘徐熙輩或儻以山茶或雜以雙禽皆傳五采當時觀者輒稱為逼真夫梅負孤高偉持之操而乃濶之於凡禽俗卉間可不謂之一厄也哉所幸仲仁師起於衡之花光山怒而掃去之以濃墨點滴成墨花加以枝柯儼如踈影橫斜於明月之下摩圍老人大加賞識既已拔梅於泥塗之辱及逃禪老人楊補之之徒作又以水墨塗絹出白葩尤覺精神雅逸梅花至是益飄然不羣矣同郡徐原甫清曠標韻之士也性愛梅行吟坐諷無斯須離去間參用補之法與其傳神老幹傾欹而數花翹乎其顛真一絕也世之好事者往往多寶玩之濂因推本而題之若此士大夫有如陳去非和張規臣之作者尚津津而有繼哉

題溫日觀蒲桃圖

人知中言師以善畫名世而不知其結字清逸有晉人之風知其字之佳者縱有其人而又不知其超悟心宗而有翛然出塵之趣是以趙魏公鮮于奉常雖服其用筆精絕而師之忘去翰墨町畦玩弄於人間世者要未必能察之也今觀此卷或書雜詩詞或畫蒲桃三數枝意到即成畧無礙滯而蛟龍奮迅之勢自不可掩宣所謂天機全者固自有異人人邪

跋紫泉頌後

天台葉君見泰同易濟奉 爾書南諭交趾道經貴州州有紫泉其源在江北去城百餘步而近相傳天下治則出焉洪



武元年十一月己未泉出溢流于江其色深紫光紫可染州  
守鄒天琦遂請葉君為之頌勒諸樂石予官左史時臨川獻  
瑞木木中析有文在內曰天下平一正一反質白而文玄當  
有文處木理隨畫順成無錯逆者予既異之今復見紫泉之  
出如是豈非大明飄天四海將治之兆乎傳曰國家將興  
必有禎祥信矣哉

題友怡堂卷後

盱江黃氏有二伯仲曰克明曰克已賢儒也極相友恭尚懼  
其道未盡取友怡二字名堂以自勗吾友王君子克實為之  
記克明從子肅復命濂申其說昔者馬遠良旅食四方兄弟  
異處顧乃以怡名齋洪景廬為記其事特假託以譏之譏之  
誠是也濂謂必若黃氏伯仲足不出里門填箠日奏於一堂  
之上然後始無愧友怡之名耳然或者猶謂堂之有名非古  
之義殊不知盤杆几杖皆有銘自成湯呂望以來則然况禮

以義起縱曰非古得不為近古者哉子充今之景廬也其當  
以濂言為可徵矣乎

題葉贊玉墓銘後

余在浦陽與貴溪葉先生贊玉交先生之子名愛同性穎悟  
持甚嘗引之升樓出經題試之至正己丑先生父子皆別去  
不數年天下大亂聲跡不相聞者二十三年矣洪武辛亥之  
二月予考試春闈及榜出有葉孝友名乃貴溪人恐為先生  
之子復以名不同為疑時車駕將幸臨濠是月壬申會闈試  
事方畢癸酉即親策于廷甲戌臚傳進士名午門外即日謝  
恩趨青宮聽注授寫職名為丸耨進而分拈之孝友得為  
平鄉丞戊寅錫宴中書堂予被酒上馬出有從傍呼曰君非  
宋學士邪曰然曰子為誰曰我葉愛同也於是下馬執手相  
慰勞問何以更名乃知有司誤以其字聞復問先生安否則  
作土中人已六年矣為之悲喜交集喜則以先生有子悲則



以先生之學僅止於斯也嗚呼二十三年之間人事變遷何所不有老身幸不死得與孝友一接豈非天哉然昔見孝友時兩髦初勝簪耳今則以文辭第奉常年且三十有八矣余之顛毛欲不種種尚可得乎俯仰古今而不知中心之慘慘也孝友以蔡君淵仲所撰墓銘相示因題其後而歸之

題周母李氏墓銘後

梁太常卿任昉著文章緣起一卷凡八十有五題未嘗有所謂題識者題識之法蓋始見於唐而極盛於宋前人舊跡或閤而弗彰必假能言之士歷道其故而申之有如箋經家之疏云耳非專事於虛辭也昧者弗之察往往建立軒名齋號大書于首簡輒使人跋其後露才之士復鼓譟而扶搖之嗚呼何其俗尚之不美也臨川周友以危太史所譏母夫人墓文見示請予申言之予則以謂必如是而後無愧於題識耳夫發揚其親之德孝子事也何厭乎言之詳使人人皆如友

風俗其有不還淳者乎故為記其卷末而歸之知言之士必有取焉

題唐臨重告帖後

唐臨重告帖子嘗見於內翰柳公家相傳為薛嗣通之筆其點畫肥瘦及行位疏密與此正同其稍異者南廊墨印則在於左方耳予以薛書飄逸為疑質之於公公笑曰古人能知變通所以為不可及也遠近四方復見薛所臨唐帖一二皆不類其書方信公之言為足徵也今觀劉先生此卷尤覺精采煥發可玩故為拈公語於其後云

題北山紀游卷後

同郡許君存禮以北山紀游卷示瀛請題識其後卷間諸詩皆鄉先達司理葉公侍講黃公太常胡公禮部吳公侑撰張公之作禮部紀遊二文亦見其中然而待制柳公山長吳公頗皆有所賦詠惜乎未及采錄因為檢其遺藁繕書以補焉



且為之言曰權德輿稱東陽為山水佳地今自北山言之潛  
嶽之峰如寶蓮華屹然中居而三洞雙溪之勝映帶後先佳  
則誠佳矣有若先達諸公咸文章鉅儒同生於一時同出於  
一郡豈非尤佳者乎何以言之人物固藉乎山川而生而山  
川則專倚乎人物為之引重而此諸公其顯而在上者則已  
羽儀文化流聲四方其隱而在下者又能播芳譽於天朝蔚  
為當世儒宗此非人之瑰傑益以昭夫地靈者歟侍講之詩  
蓋首倡者而作於至大庚戌之歲自庚戌迄今五十餘年諸  
公前後物故而無一存者間嘗采芝山中經諸公倡酬之處  
岩紅澗碧其餘榮儼然在月有不得不感慨於中者矣嗚呼  
北山之雄麗不減於昔生祥下瑞當無時而休也惡知無俊  
偉疊興以繼諸公之軌轍者哉大篇短韻宜不止斯此卷特  
其權輿者爾存禮尚襲歲以俟存禮許文懿公之子學有淵  
源而工於文辭非惟其性標雅有山水之嗜而景行先哲之

意尤惓惓云

題楊補之梅花

林君復愛梅迺禪翁善畫梅皆托之以見志者也然二人風  
措清峻有名於當世頗同君復固終身不仕思陵欲一見迺  
禪有不可得則能高尚其事尤非懦夫所可及後世欲以繪  
事求其人是未見其衡氣機者也

題江南八景圖後

圓悟諸子唯虎丘大慧倡道為尤盛東叟穎公則大慧之曾  
孫癡絕冲公則虎丘之玄孫也二公皆能克紹前列其以江  
南八景圖相贈遺者豈留連於光景者哉蓋心能轉物而不  
為物所轉雖繪事之微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無非見其自般  
若光中發現非知道者要未足以識此也是卷癡絕歸之東  
叟東叟歸之仰庵仰庵又一二傳而今天王講師箴之頗觀  
卷中舊題始於宋嘉熙二年戊戌至今國朝洪武四年辛



亥已歷一百三十四年其去竹畫題詩時又不知其幾春秋  
矣中間涉歷世變而獨能傲兀於劫火之餘豈易易者哉中  
有暢文溪題識文溪蓋與剡源戴帥初游亦名僧云

題趙子昂馬圖後

趙魏公自云幼好畫馬每得片紙必畫而後棄去故公壯年  
筆意精絕郭祐之作詩至以出曹韓上為言公聞之微笑不  
答蓋亦自負也此圖用篆法寫成精神如生誠可寶玩也

贈梁建中序

虎林梁君建中妙年嗜伊洛之學而復有志於文辭之事下  
筆滔滔數百言不能自休取而觀之皆典雅可玩一時大夫  
士皆稱譽之建中不自以為足復來問文於余余也賦質凡  
庸有志弗強行年六十曾莫能望作者之戶庭間嘗出應時  
須皆迫於勢之不能自己者尔當何以為建中告哉雖然竊  
嘗聞之師矣文非學者之所急昔之聖賢初不暇於學文措

之於身心見之於事業秩然而不紊粲然而可觀者即所謂  
文也其文之明由其德之立其德之立宏深而正大則其見  
於言自然光明而俊偉此上焉者之事也優柔於藝文之場  
饜飫於今古之家塞英而咀華邈本而探源其近道者則而  
效之其害教者闕而絕之俟心與理溷行與心一然後筆之  
於書無非以明道為務此中焉者之事也其閱書也搜文而  
摘句其執筆也厭常而務新晝夜孜孜日以學文為事且曰  
古之文淡乎其無味我不可不加穠豔焉古之文純乎其款  
截也我不可不加馳騁焉由是好勝之心生誇多之習熾務  
以悅人惟日不足縱如張錦繡於庭列珠貝於道佳則誠佳  
其去道益遠矣此下焉者之事也嗚呼上焉者吾不得而見  
之得見中焉者斯可矣奈何中焉者亦十百之中不三四見  
焉而淪於下焉者又奚其紛紛而藉藉也此無他為人之念  
弘為己之功不切也余自十七八時輒以古文辭為事自以



為有得也至三十時頓覺用心之殊徭悔之及踰四十輒大  
悔之然如猩猩之嗜屐雖深自懲戒時復一踐之五十以後  
非惟悔之輒大媿之非惟媿之輒大恨之自以為七尺之軀  
參於三才而與周公仲尼同一恒性乃溺於文辭流蕩忘返  
不知老之將至其可乎哉自此焚毀筆研而游心於沂泗之  
濱矣今吾建中孜孜綴文思欲以明道為務蓋庶幾無余之  
失者而余猶為是強聒者文之華靡其溺人也甚易之故也  
雖然天地之間有全文焉具之於五經人能於此留神焉不  
作則已作則為天下之文非一家之文也其視遷固幾若大  
鵬之於鷦鷯耳建中尚勉之哉建中尚勉之哉

洪武元年冬十一月十五日金華宋濂序

太史公平生以文章名天下而其該貫籍窮極經史蓄積浩  
穰與古人爭長者人未必盡知之縱或知而尊之至其立心  
制行敦大和雅揆諸聖賢之道而無媿者世固未必識也於

其大者不之識而謂足以知文章豈果能得其精微之意乎  
今觀贈錢唐梁先生建中序其論文如此則世之不足知公  
者宜也彼後生晚學未能執筆掎撫疵病以議公曾有與  
之言文哉建中剋苦古學老而不倦亦可以觀公之取友  
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十日門人謹題



籙

宗學士文集卷第十終





